

论张承志《黑骏马》的审美价值

罗振军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摘要] 审美是文学作品得以垂青的不可或缺的元素。张承志的《黑骏马》之所以具有恒久的艺术生命力,主要在于文中蕴藏着丰富宏大的审美价值。就此,作品由表而里而论,具体表现在其成功的创作手法以及其所衍射出的民俗文化中。

[关键词] 张承志;《黑骏马》;审美;价值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3-0097-03

张承志的《黑骏马》堪称文坛的一株常青树。自1982年发表并获奖至今,始终屹立于文坛一隅,保持着它的艺术魅力。这得益于它成功的创作手法以及其所衍射出的民俗文化等,细细品读,油然品味出种种美来。

一 创作手法艺术

(一)自由联想

《黑骏马》中,由白音宝力格耐不住对家乡故土和初恋姑娘的苦苦思恋,骑着他和索米娅共同养大的黑骏马回到草原的所见所闻,展开了一系列的自由联想。起始点是当白音宝力格从牧羊人口里知道他所骑的马正是他和索米娅共同养大的黑骏马——钢嘎·哈拉。这个声音“像是一个炸雷在我眼前轰响,我双眼昏眩,骑坐不稳,险些栽下马来”,随后由马联想到失去的童年、逝去的白发额吉及与索米娅相处的幸福时光,紧接着由伯勒根河进一步联想到辽阔无边的草原和那绚丽难再的朝霞以及“我”与索米娅的爱情悲剧等。总之,这些联想通过白音宝力格的一种感觉(听觉、视觉)或一个意念(伯勒根河的传说)引发出并且流泻成一大片表面上有点联系而实际上关系不大甚至毫不相关的意象或意念(马——童年),从而展现出人物及其丰富的心路历程,连续流动着自由的随意性和跳跃的多变性。

(二)内心独白

它既不是作家的陈述,也不是人物对读者直接述说,而是人物自主的意识或无意识的展示,是心理分析式的内心独白。《黑骏马》用大量的内心独白写出了人物的心理体验。书中常以主人公白音宝力格特定情绪的变化作为统驭结构的中心,让书中人物在内心活动及主观生活的川流中浮沉;并通过奶奶、索米娅、白音宝力格这三个不同人物不同的内

心独白和内心体验,反映现实世界。如作者在写索米娅被奸污怀孕时,写了三人不同的心理反映:白音宝力格恨不得拿起刀杀了黄毛希拉,奶奶阻止了他,并用充满奇怪的口吻责怪他:“难道为了这件事也值得去杀人么?”“女人——世世代代还不是就是这样吗?嗯,知道索米娅能生养,也是件让人放心的事呀。”这些话其实就是奶奶白发额吉的内心独白:一个女人应该像大地母亲一样不择优劣化育一切,应该象骡马母亲一样,就是死也要把黑马驹儿产下。从她的内心独白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奶奶身上原始母性的道德法则;而“我”的态度是怨恨地朝她问道:“怎么?难道那样的坏蛋还配活到明天?”这句话是白音宝力格的内心独白:神圣的初恋不容亵渎,纯洁的恋人不容玷污!从白音宝力格的内心独白中可见他对古老的不道德行为恨之入骨;而索米娅的内心独白则是通过她的喊声来体现,当白音宝力格抓住她的衣领拼命摇撼时,她尖叫:“我的孩子!”真实地流露了她的内心世界——女性特有的母爱大大超越了一个文明人通常拥有的羞耻之心。

(三)象征主义

它以特定的具体形象表现或暗示某种观念、哲理、情感:这种象征主义手法与中国传统的象征手法是不同的。传统的更注重象征与被象征物之间的相似性,以及作家的主观情感与被象征物之间的内涵联系。而前者则打破了这一局限,较强调人的内心情感,所以它有更多的联想和联想的随意性。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力,这种象征更富有寓意性,更能表达人们的迷惘、困惑、痛苦的心理。张承志就采用了这种象征,书中既有整体象征又有局部象征。“黑骏马”这首歌就是一个整体象征,起着串联作品各部分,凝聚作品意蕴,集中读者思考的作用。几段歌词分别作为文章每节内容的

[收稿日期] 2008-01-20

[基金项目]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成果之一(编号:湘教通[2004]284号)

[作者简介] 罗振军(1976-),男,湖南邵阳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讲师。

引子,它象征着追求者人生命运的一个个环节,从而更加深了对于草原文化的一种宿命感的表达,让读者从悲怆高亢的歌调的暗示与象征中寻找爱情悲剧的根源。除了整体象征外,书中的景物与人物分别被局部象征化了:“永志不忘的美丽红霞”和“伸展着我的亲人们生路的大草原”,是纯洁美好生活的象征;白发额吉和索米娅则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古老文化的象征,它象征着人是祖辈传统生活方式的再版,尽管生活不无诱惑地朝索米娅招手,她却只能是奶奶的替身,只能步奶奶的后尘,走上世代相传的坎坷人生。白音宝力格则是草原新一代牧民追求新生,充满美好希望的象征,他在艰难的寻找中领悟人生。而其其格这个可怜的孩子则象征着生活中难以抗拒的丑恶给人们带来的伤害。这整体象征、局部象征时而交叉,时而互相渗透,使作品显示出一种丰富而独特的艺术魅力。

(四)声色效果

《黑骏马》将一首同名的美丽古歌切开,作为每一章的引子,将作品整体串联起来,将文学与音乐揉为一体。从第一小节前的引子“漂亮善跑的——我的黑骏马哟/拴在那门外——那榆木的车上”,到第八小节“黑骏马昂首飞奔哟,跑上那山梁/那熟识的绰约身影哟,却不是她”,这八段引子就是一首歌,具有音乐性自不待言,加上作者对这首歌的感受:“高亢悲怆的长调响起来了,它扣击着大地的胸膛,冲撞着低巡的流云。在强烈扭曲的、疾飞向上和低哑呻吟的拍节上,新的一句追赶着前一句的回声。草原如同注入了血液,万物都有了新的内容。那歌儿激越起来了,它尽情尽意地向遥远的天际传去。”每一读者都会随之沉浸到这美丽优雅却略显沉重的音乐旋律里去,我们的灵魂在音乐的流动美中陶醉沉迷。

不仅如此,整篇文章就像一部曲子,每一方块字在这里具有音符的作用和效力。作品开始的句子“辽阔的草原上,茫茫的草海中有一骑在踽踽独行……”,犹如乐曲主题呈示前的乐句和乐段,它在导引主题部分的出现,在酝酿情绪,渲染气氛,就像乐团全部器乐未发生轰鸣前的一管长笛流出悠悠撩人的音响,引起人们的无限神会与遐想。歌声接着在尾音袅袅的序篇后面轻轻地、轻轻地响起来——“漂亮善跑的——我的黑骏马哟……”旋律舒缓地出现,各种表现力不同的乐器分别发出响声,此起彼伏,或悠扬舒展,或高亢激越,或如诉如泣;有独奏,有和声,甚是悦耳。总之,这部作品有一种音乐的韵律、节奏、色彩,音乐的颤动和跳跃,作者通过音乐来与读者交流情感。

色彩,是张承志理解生命与人生的激情投射,是他文学世界的情绪、心理的重要体现。对色彩的迷恋与钟情,极大地增强了张承志作品的阅读美感。这在《黑骏马》中有多处显露。如作品中除了对草原漫无边际的绿和青青山梁着色勾勒外,还对草原日出进行了渲染描绘:“我”与索米娅终于互诉衷肠时,“我们”乘坐的卡车轰鸣着冲上了山口,索米娅与“我”见到了一生中最美好、最壮丽的黎明,“啊,日出……极远极远的、大概在几万里以外的、草原以东的大海那儿吧,耀眼的地平线上,有半轮鲜红欲滴的、不安地颤动的太阳露

了出来……熊熊燃烧的,那红艳醉人的一道霞光,正在坦荡无垠的大地尽头蔓延和跳跃,势不可挡地在那遥远的东方截断了草原漫长的夜”,在这里,张承志运用了夺目的火红色,因为只有那绚烂的朝霞和那颤动着从大地尽头一跃而出的火红色的太阳,方能尽显蕴涵于霞光中的那份美好的情感,也给读者以想象的空间和审美的意境。

二 民俗文化美蕴

民俗是群体的人们生活中不约而同、约定俗成的一些不成文的规矩。它既从生活中形成,又制约着生活,使人们在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遵循它、迁就它。它在一定现实环境中呈现出来的生活状貌,称为民俗生活相。这种生活状貌,首先表现为显性的,表现为在日常生活或生产中的物化存在,即有形物质民俗生活相。

草原、骏马、牧歌、蒙古包、勒勒车、天葬沟……这些有形的物质民俗,使《黑骏马》显出了浓厚的蒙古民俗风情和鲜明的草原特色。但张承志对这些有形物质民俗的描写,并不仅仅是为了哗众取宠式地添加奇光异彩,以刺激人们猎奇的心理,而是借这些有形物质民俗中蕴涵的特殊意义以寄寓主观情思,同时化情思为风物,使情思与风物互相渗透,融为一体,创造出逼真、生动、韵味无穷的意境。比如张承志笔下有着旖旎风光的草原,便是融合了他情思的风物。在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互吐真情时那一瞬间的草原,是多么美好壮观,男女主人公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和期待;而主人公痛苦时的草原黑夜,心情沉重之时的草原黄昏,惆怅之时的漠野,草原清冷之时的天葬沟旁,心旷之时的青青山梁……这一切无不融入了人的情感世界,与主人公的情绪互相衬托,相得益彰,达到了虚实一体,物我交融的境界。

风物景观与自然景观不同,它凝聚了一定的时代文化、心理乃至审美习惯等固定的指向,因而对人物现实活动和性格赋有特定的象征性和效应性,张承志正是利用这些有形的物质民俗背后蕴涵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从深层沟通了历史和现实的联系,超越了作品描绘的现实,从而取得了从内部拓展其作品容量的艺术效果。

《黑骏马》通过对有形物质民俗的描绘,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幅色彩鲜明的民俗风情画,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意境,使小说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感人的魅力。但张承志并不满足于只将民俗作为一种人性外在的原色涂抹在作品的地方色彩、环境氛围、人物情调当中,而是以民俗为内核来考察浸染在其中的人们的习惯性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思想感情,即无形的心意民俗。相沿以袭的民俗,常常以一种内在而普遍的精神现象,巨大的惯性力量,暗引着人物的走向。正是这不同的无形心意民俗积淀而成的惯性使《黑骏马》中的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走向了不同的人生方向。

蒙古草原,纵横千里,广袤无边,人烟稀少,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蒙古民族世代以牧业生产为主。蒙古族家庭权力的分配,主要是男子具有支配权,而家庭内务一般都由主妇料理。妻子一般早起晚睡,终日操劳,对公婆孝顺,对丈夫贤惠,对儿女慈爱。因而蒙古族妇女具有温柔、坚韧而勤劳的美德。

索米娅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蒙古族姑娘。当她还是一个少女时,她就温柔、善良,对生活充满美好的向往,她多么希望自己的命运不像老人们唱的那样:“姑娘涉过河水,不见故乡亲人……”

但当她遭到黄毛希拉的奸污时,在丑恶的现实面前,她却只是默默忍受,表现出一种可怕的麻木。因为在她面前出现的并不是个人偶然的罪恶,而是被整个民族的优点所掩盖的,被整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愚昧所合法地认可的“罪恶”。正当白音宝力格悲愤地拔出刀子要杀掉那凌辱索米娅的坏蛋时,奶奶却说:“不,孩子。佛爷和牧人们都会反对你。希拉那狗东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罪过。……有什么呢?女人——世世代代还不就是这样吗?嗯,知道索米娅能生养,也是件让人放心的事呀。”罪恶因习俗而合法化了,真理因习俗而扭曲,爱情因习俗而被埋葬,人性发出的微弱声音在习俗的蒙蔽下消失在茫茫草原的深处。十年后,白音宝力格再次见到的索米娅,她并没有被生活压垮,她坚韧地面对一切:失去唯一的亲人,远离家乡,沉重的家务,繁杂的工作,粗糙的丈夫……而最后她对白音宝力格说的话竟是:“我有一件心事,不,有一个请求。……如果你将来有了孩子,而且……她又不嫌弃的话,就把那孩子送来吧……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懂么?我养大了再还给你们。”索米娅想做的竟是和奶奶曾做过的一样。从索米娅的人生轨迹上,读者可以看到那些无形心意民俗在索米娅、奶奶以及千千万万个牧人身上打下的深深的印记。他们在这些民俗的制约下,表现出既智慧又愚昧,既善良又无知,既坚强又麻木。如果说,张承志在有形物质民俗中展示了它的美,那么,他在无形心意民俗上则体现了它的美和丑、善与恶不可分割的对立统一,这比单纯赞美它的美或揭露它的恶更现实、更生动、更具震撼力。

三 张承志的创作在新时期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中的影响

第一,在审美取向上,它使作家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神秘大自然的向往,对纯朴童年生活的追忆,对非商品化时代的期冀以及对表现人格主体创造精神的倾慕,倾向于创作具有乡土风味的系列文学作品。

文学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尤其发展到多格局纵横交错的中期以后,文学革命对传统文学基因的巩固发起了冲击,各种压力和批判接踵而来。对于农民问题的反映,那种俯瞰式(用城市文明否定农村落后经济、某些庸俗愚昧风俗)或环球式(过份热忱地肯定农村的纯朴天性、道德伦理)的描述已经成为历史。新时期的小说家该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经济冲击中的新农村呢?张曾有过苦难的生活和成长经历,有着较强的现代意识,然而面对日益加速的现代化和城市生活,曾在农村深切感受过爱过恨过欢笑过流泪过的他们,对待现代经济促进下的文明,总有不由自主的惶恐不安,拒绝多于接受,批判多于认同。相反地,那曾爱过的土地情结和乡土观念在此时充分显示出了魅力,富有人情味的乡土文化的汲取及文学体现也理所当然成为他的必然选择。张不是

重在乡村生活的描绘,而是展现对都市的反叛。张承志对个人情感内审和自我肯定的历史性深化的壮丽歌唱,如《北方的河》、《黑骏马》、《金牧场》,正是对传统文化怀疑之后“把自我实现的普遍性要求展现为空前强烈而沉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我走出来为民族承担命运”。张承志在自己的意象内,草原、戈壁、黄土、大河、太阳、暗夜、火光、歪骑着马的男人等作为作品背景或提供文化解析凭证的意象群,无不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然而,它们又基于作者创作的一个共同起点,即:对于现代都市的反叛的文化选择。

第二,和表现的内容相适应,它使作品在继承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上更多地吸纳和采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等艺术成果。张承志的文学创作发端于他的红卫兵生涯、知青生涯成为历史之后,他没有悲叹岁月和苦难,也没有怎么显示知青在土地上的成就,他意味深长地用文学创作塑造了一位理想的“母亲”,并使以后将会成熟起来的主体形象降生在文学创造中,如处女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从张承志文学创造的起始就显示出文学、理想与主体的关系。

真正让张承志发掘民族文化蕴含,显示美学价值和文化底蕴,还是从小说《黑骏马》开始的。它有张承志习惯了的母子关系的模式,并让它在小说中充分实现,只是母亲额吉在小说中是以奶奶的身份出现的。奶奶、白音宝力格、索米娅的三人世界几乎是臻于完美的童话世界。而当主体白音宝力格成人了,与索米娅将建立情爱关系时,邪恶的另一男性力量的介入将这个和谐的世界粉碎。被强暴后怀孕的索米娅为保卫未出世的孩子而敌视主体的态度,奶奶对主体的隔膜和陌生感,都表明主体与草原的相异关系,正像主体曾意识到的那样,这里并不是主体的童话般的家。草原并不听从主体想象的指令。九年之后主体骑着黑骏马,重新寻找自己的爱人而爱人已属别人,这再一次表明主体的流浪儿性质。《黑骏马》仍然是一支草原母亲的颂歌,但这个草原母亲并不是被想象成属于“我”和“我”属于的存在,她遵循草原自身的方式,她具有令人震撼的美,但并不合乎主体的母子关系的想象。主体须忍受着失落的悲伤,忍受着无法归属的痛苦,继续爱这个母亲。也许这才是真正的爱。

在探索理想的道路上,张承志发现苦难世界中的人性质朴、纯洁、健康,最苦难、最贫困的地方有着最真诚、最执着的理想主义追求。张承志在穷乡僻壤、在底层民众中一直寻找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相关,自然也与主体的红卫兵、知青经历有关,更体现出主体寻觅文化、跋涉理想的民族精神。浪漫色彩浓厚。

注释:文中所引《黑骏马》原文均出自张承志.北方的河[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

[参考文献]

- [1] 胡丹.东西方意识流融合的杰作[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3,(6):55-57.
- [2] 蒋业华.张承志《黑骏马》中的民俗机制[J].桂林教育学院学报,1999,(4):33-35.